

# 戰爭販子臉譜

時代出版社



時代出版社

## 目 錄

|               |            |   |
|---------------|------------|---|
| 創子手逃不了人民的審判   | M · 蕭洛霍夫   | 三 |
| 第三十三任總統杜魯門    | И · 維克托羅夫  | 二 |
| 戰爭販子邱吉爾的面貌    | A · 列昂尼陀夫  | 三 |
| 死亡製造家的杜邦      | K · 摩拉文    | 三 |
| 奧斯汀和杜勒斯之流     | И · 克拉克    | 四 |
| 戰爭販子哈里曼       | M · 羅斯京聶茨基 | 五 |
| 戰爭鼓手奧馬 · 布萊德雷 | G · 柯茲洛夫   | 六 |
| 戰爭販子路易 · 詹遜   | И · 拉比茨卡雅  | 七 |
| 血腥的麥克阿瑟       | M · 馬爾柯夫   | 八 |

|                |                |     |
|----------------|----------------|-----|
| 艾森豪威爾.....     | C · 柯茲洛夫.....  | 八七  |
| 十字架、金圓、寶劍..... | H · 施派諾夫.....  | 九六  |
| 美國的蓋世太保.....   | B · 柯利翁諾夫..... | 二〇九 |
| 歐耐司脫·貝文.....   | 莫斯科特稿.....     | 二二〇 |
| 許曼的經歷.....     | 「法」裏·卡塔拉.....  | 二二九 |

# 創子手逃不了人民的審判

M·蕭洛霍夫

在我們祖國的上空，在青色的初秋的天空裏，飄浮着雪白的、軟綿綿的雲朵。它們飄浮在無邊無際的頓河草原的上空，飄浮在一望無垠的古班和斯塔夫羅波里耶田野的上空……它們柔和的影子落在偉大的蘇維埃聯盟的和平城市和鄉村上。也許，在遙遠的地方會出現一片被勁風帶來的雲朵，像是從南方寄來的溫暖、友好的敬禮，於是，一個興緻勃勃的伐木人或過冬者就會用沉思的、長久的目光去伴送它……

白雲飄浮在祖國的地面上，飄浮在最廣大的地球空間之上，而這在一個真正熱愛生活和創造生活的普通的、工作着的人，當他欣賞着那種白色的、下面朦朧和在勁風中融化着的雲的異地的美時，他大概會喜歡這個九月的日子吧……

在親愛的、小小的朝鮮國的上空，在天空裏，也有這樣的雲吧，——朝鮮的人民自古以來就是以永遠的愛好和平，享有高度的古文化和對於勞動的熱愛而聞名的。但是，美國飛機白天和黑夜在白雲

之上飛着，並且向朝鮮的土地撒佈死亡。許許多多朝鮮的城市和鄉村都變成了灰塵和瓦礫。美國好漢從地面、從空中、從海洋所殺傷的婦女、兒童和老人的血灑遍了朝鮮的土地……

……鮮紅的、在結硬的雪上流散着的人血！在夏天的酷熱裏被晒得濃濃的、顯着暗紅色的血……我們熟悉它的顏色，也熟悉它那鹹腥氣的、使人噁心的氣味。我們熟悉着卡其色軍裝的人們，也熟悉他們袖子捲到臂彎、臂彎上塗滿鮮血的手……

人類用不留情面的眼睛注視美帝國主義在朝鮮和中國所作的罪行，而對於它的公正的、無法逃避的審判，也將是同樣的不留情面！

當我想到朝鮮的時候，我真要問問美國的婦女們：「難道你們也不難過嗎？」還有向美國的男子們也要問一句：「你們不怕難為情嗎？」

偉大的列寧愛好美國作家傑克·倫敦。根據故拿傑日達·庫斯坦京諾夫、克魯普斯卡雅의證明，在符拉基米爾·伊里奇逝世前兩天的晚上，她曾經爲他念傑克·倫敦的短篇小說「生活的愛」。這本書目前依舊放在他房間的桌子上。由於敬愛我們時代最偉大的人——列寧和紀念偉大而真實的作家傑克·倫敦，讀者們要求我作一段冗長的引述。

兩個一起在北阿拉斯加經營事業的淘金者，飢餓和極度的疲勞，在沒有人跡的北方荒野向村莊走

去。故事是這樣開始的：

「他們艱難地沿着傾斜的河岸向下走去，走在前頭的那一個在圓石子上滑了一下，差一點滾跌倒。他們疲勞、衰弱，在他們的臉上刻劃着那種長時期吃苦所產生的順從的印記。他們因為包在被頭裏的包裹的重量而彎着背。包裹用皮帶繫着，皮帶背在肩胛上。每個人手裏都拿着鎗。他們伸長頸，眼睛不離開地面，彎着腰走着。」

「「此刻我真想有我們藏在祕密場所的那些子彈，即使是兩顆也好，」第二個旅人說。」

「他的聲音平靜而冷淡。他沒精打采、毫無熱情地說。走在前頭的那一個沒有去回答同伴。」

「第二個旅人跟隨着第一個。他們沒有脫去鞋子，雖然河水冷得像冰一樣，——冷得他們的足踝破裂，足趾立刻失去知覺。在有幾個地方水深及膝，他們倆個就搖晃着身子，雙腳在河底摸索着。」

「走在後頭的那一個在一塊光石頭上滑了一下，差一點滾跌倒；他好容易站住了腳跟，由於痛而重重地叫了一聲。他的頭開始旋轉，他伸出了那隻空着的手，像是想在空氣中找到一個支持的東西似的。恢復了平衡，他跨開腳步，但重又搖晃起來，差一點滾跌倒。於是他一動不動地站着，向自己的同行者瞧了一下，——那一個向前走著，沒有回過頭來看他一眼。」

「他一動不動地站了有一分鐘，彷彿在跟自己作奮鬥爭似的。然後喊道：

「『噢，比爾！我大概腳踝脫臼了。』」

「比爾繼續在混濁的河流裏走着。他沒有向後回顧。第二個隨着他，他的臉照舊沒有半點表情，但是他的眼睛卻像一隻受傷的鹿的眼睛。」

「比爾已經爬上了對面的河岸，並且頭也不回地向前走去。第二個站在小河的中央，眼睛盯着他。他的嘴唇微微地牽動了一下，可以看得出，嘴唇上強硬的棕色髭鬚怎樣抖動了一下。他用舌尖舐舐嘴唇。」

「『比爾！』他喊了一聲。」

「在這個叫喊裏存在着一個陷入災難裏的無力的人的懇願。可是比爾卻沒有回過頭去。留在後面的那一個注視着他怎樣用不穩健的步伐，搖晃着，笨拙地沿着斜坡，朝着跟低低的小山連接的模糊不清的地平綫的方向，向上跑去。留在後面的人眼睛盯着同伴，直到他越過山脊看不見了為止。於是他從山那邊回過頭來，慢吞吞地用眼睛掃視着比爾走後留下給他的那個宇宙的周圍。」

在無賴還沒有在世界上絕跡之前，卑鄙可惜將永遠是卑鄙。

我們記得華爾街和倫敦市的「比爾們」怎樣拋棄歐洲各國人民去受德國法西斯主義的蹂躪。他們看定在跟希特勒德國進行無殘酷的苦戰中弄得貧血的軟弱的蘇聯，將不能再成爲一個強國，並且將落

入英帝國主義的魔掌。正因為這個緣故，他們盡量拖延第二戰場的開闢。而蘇聯人民在三年之中就一對一地、面對面地跟着特勤匪徒戰鬥着。

目前被自己的政府用三十塊銀洋所收買，並被派到朝鮮去的小規模的「比爾們」，在進行着反對朝鮮人民的罪惡戰爭，他們流浪在血流及膝的異國的土地上！

蘇聯人民對於勞動的美國人民一向抱着極大的敬意。我們的斯大林也曾經稱讚過美國人的精明幹練。不過，當時斯大林所說的是勞動上的精明幹練，而此刻全世界正直的人們却都在詛咒殺人犯，都在憤怒地望着：美國的飛機師怎樣冷酷無情地毀滅着朝鮮的和平居民，美國軍的僱傭兵怎樣打着聯合國的旗子，向願意按照自己的意思、不受外來的干涉、決定命運的愛好和平的小國人民，進行殘酷無情的戰爭。

在上次戰爭裏，在戰爭的最初幾年裏，德國法西斯份子嘲笑和譏諷在綽號裏加一種侮辱的意思，稱我們的兵士為「俄羅斯的伊凡」。他們嘲笑着，直到在斯大林格勒城下「俄羅斯的伊凡」好好地教會他們不僅嘲笑，而且更能苦笑。

老實說，伊凡是一個好名字！伊凡諾夫——在多民族的蘇維埃國家裏有千百萬個。正是這些伊凡，他們目前毫無保留地在為祖國的幸福和榮耀而勞動，而在上次戰爭裏，也像在我們全部歷史上一

樣，他們以至高無上的英雄氣概跟掠奪者們進行戰鬥。

正是他們用胸膛擋住機關鎗的鎗口，因而在敵人的密集彈雨下拯救了自己的伙伴；正是他們冒險飛入空中，保護祖國的城市和鄉村不受強盜的襲擊；正是他們沉入洗滌祖國的一切海洋的鹽水裏，並且終究把人類從張開罩住世界的黑色翅膀的法西斯疫病裏拯救出來。

他們不惜血肉、不惜生命地幹着自己神聖和崇高的事業，而美國和英國的資本家却在那時用戰爭來發財，來「賺大洋錢」。

象徵性的俄羅斯伊凡——這就是着灰色外套的人，他不知思索地把自己的最後一塊麵包和前綫的三十公分白糖送給在戰爭的艱苦日子裏喪失父母的兒童，這就是忘我地用自己的身體來掩護同志、因而把他從難免的滅亡中拯救出來的人，這是咬緊牙關始終忍受一切苦難和不幸、為祖國創造奇蹟的人。

伊凡是一個好名字！

而對於德國法西斯軍人們，我們的兵士則非常輕蔑地把他們稱為「弗里茨」。在曾經受過德國法西斯佔領的桎梏的民族的印象裏，「弗里茨」的名字跟什麼聯在一起呢？劫掠、強姦、縱火、殺害手無寸鐵的婦女和兒童，以及還有一個：「牛奶、母雞、鵝子、豬肉……」

普通的德國名字弗里茨給各國人民留下一個惡劣的記憶。人們將為美國的人民感到傷心和恥辱，如果普通的名字比爾留在人類記憶裏的永遠是男人的無恥、出賣和卑劣的同義辭，——這個同義辭是永遠無法加以辯護的……

美國人民在不算長久的自己存在的歷史時間裏，產生了千百萬正直的勞動者，以及政治、科學、技術、藝術和文學各方面的傑出人物。他們的名字不僅美國人民，而且整個人類都是懷著敬意記憶着的。

但是，在今天的美國却有一個名字愈益頻繁地被全世界正直的人們懷著憤怒和憎恨提到，——這是今天的美國總統哈里·杜魯門的名字。他這個人有著一對薄薄的、冷酷無情的嘴唇，臉孔像耶穌教徒——他第一次派遣裝著原子彈的飛機到日本去。就是現在他也不怕難為情地說：「我會不加考慮地重新使用原子彈，如果還有必要的話。」

杜魯門先生是永遠找不到「必要」的。要是他自己找不到呢，——他那華爾街的直屬主子們是一定會暗暗告訴他的。

但是，千百萬抗議美國干涉朝鮮、反對採用原子彈的義憤填膺的人們却發出了喊聲，好像猛烈的沖洗大地的雷雨之前的近處可怕的雷鳴。

各國人民的記憶好像不竭的源泉，是長久存在的，他們永遠不會忘記美帝國主義所作的罪行，也不會忘記它對和平與人類的威脅。

讀杜魯門的傳記是無法不使人發笑的。

我的面前有一篇路透社在杜魯門當選總統之後不久所發出的塔波里的文章，題目叫「一個普通人的走運」。這篇文章不僅引起美國讀者的注意，而且更迫切地引起批評。塔波里寫道：「美國第三十三任總統的生活、性格、政治觀點和整個哲學，可以用『中庸』兩個字來說明。杜魯門沒有什麼表現賦有天才的特點。在他現在突然躍登為決定世界命運的『三巨頭』舞台之前，他的全部經歷就在於慢慢地、逐步地前進。」

關於自己的家譜，杜魯門說：「我們全家人數不多。如果去查一查家譜，那麼什麼都可以看到：蘇格蘭、愛爾蘭和荷蘭的血在那邊是一定可以找到的。」

杜魯門曾經住在外祖母的農場裏，那時母親誇口說：「國內沒有一個人能够挖像哈里所挖的那樣直的溝。」

杜魯門總統不只一次地重複說，母親給了他最大的影響。當杜魯門獲得副總統位子的時候，他馬上用電話把這件消息告訴母親。她今年九十一歲，但是兒子的成功並沒有使她激動。當杜魯門宣佈自

己的當選時，她只說了一句話：「哈里，做一個好孩子。」

老太太的願望沒有獲得實現。哈里沒有成爲一個好孩子，正像他沒有成爲他曾經幻想過的美國將軍一樣，也像他沒有成爲一個銀行巨頭，——他曾經在銀行裏工作過……杜魯門媽媽的一句話却被證實了：哈里能挖直的溝，但是這條溝却是從外祖母的農場到華爾街，並且從那邊一直伸展——伸展到不可克制地想奴役愛好自由的中國，伸展到目前的卑鄙的朝鮮的戰爭。

在塔波里的懇切和恭順地敘述總統傳記的文章裏，說到哈里。杜魯門在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時在一個軍營裏當勤務官，以後，在戰爭結束之後，在二十年代他想開一家雜貨鋪，但是沒有成功。塔波里認爲一個不幸的雜貨商能够繳付自己的債款，是杜魯門的特殊美德。

永遠清償債務是一件好事情。但是，人們却有着一個問題：杜魯門先生和他的獨佔資本老闆們打算用怎樣的金圓來償付朝鮮和中國所流的血海？

在塔波里的文章裏說：「杜魯門在當米蘇里州的法官起，開始自己的政治生活。在這個州裏，法官並不從事公正的裁判工作。他的事情在於監督社會工作，於是杜魯門就贏得了好的道路和溝渠設備的建設者的榮譽。」

杜魯門除了並不從事「公正的裁判」工作，而在建設道路和溝渠更有利方面取得成功外，他更因

爲主持在約克森郡上建設一座價值二百五十萬美金的富麗大廈而出名。

杜魯門所建造的不是約克森郡少男少女唸書的大學，不是給患結核病兒童用的療養院，也不是給工人們休息的房子。不，這座富麗堂皇的建築物是爲法院而建造的。也許，今日的美國總統是一個始終如一的事業家，他也建造過監獄，不過，無論如何他在自己從事政治的開始就出色地知道，怎樣一類的建設可以討好自己的主子，什麼東西最配他們的口味。

被本德霍斯特上司——在名譽方面絕非無可責難的人，——送進參議院的杜魯門焦急着，他絕望地努力想使自己的選民們相信，本德霍斯特上司從來不會叫他去做不規矩的行爲。哼！當時統治米蘇里州的大騙子和大強盜本德霍斯特，恐怕不是爲了漂亮的眼睛而推薦杜魯門先生去當法官和議員的吧？爲什麼在這種情形下該州人士把杜魯門稱爲「本德霍斯特的使者」呢？本德霍斯特是不是隨便地硬說：「我可以使我自己的使者成爲一個美國議員，如果我要的話？」

正因爲這個緣故，杜魯門最近就以可疑的固執，掙脫跟本德霍斯特的曖昧關係。事實上，杜魯門對他是有着各種義務的。杜魯門在臨終之前將因爲購買贖罪符而付給自己的朋友——羅馬教皇一筆怎樣的錢，是值得注意的。不過，要是受杜魯門庇護的美國紅衣主教史比爾門登上教皇的寶座，那末，總統恐怕連一個子兒都用不到付……

一個愛拍馬屁的新聞記者陶醉於卑躬屈膝的快樂，寫道：杜魯門由於參加參議院的軍營訪問調查委員會，給美國保全了千百萬金圓，並且從那時起成了「美國納稅人的看門狗」。

「看門狗」——這恐怕純粹是美國式的粗魯吧。倒不如說，杜魯門成了納稅人的僕從。但是實力的僕從在守衛着誰的財產呢？由於超額利潤而發財，並且從華爾街決定美國命運的非常有錢的老闆！這位實力的僕從正是守衛着他們的財產，因為大家都知道，窮人是用不起僕從的。

讓我們再次假定精明的杜魯門持有千百萬金圓，但是，爲了徒然想挽救奄奄一息和早已聲名狼藉的國民黨政體，他在中國又浪費了多少億的錢呢？這是節儉的美國納稅人——工人、農民和職員所值得考慮的問題。

在好事地描寫杜魯門的外表和服裝時，塔波里甚至沒有放過機會報告：杜魯門喜歡用領結。我想順便插一句：在紐倫堡受害的德國法西斯戰爭罪犯之中，也有不少喜歡用漂亮領結的人，不過，事實上結他們自己罪惡的生命的，不是頭頸上的領帶，而是絞架上的繩圈。

在美國有一種風俗：在選舉總統之後，一個美國公民經過一個參議員的介紹，可以跑到白宮去，以便非常恭敬地握一握總統的手。大概杜魯門也曾經露出快樂的笑容跟自己的同胞們交換過握手吧。然而，此刻他是無法握手的，他的兩隻手都沒有空：他用一隻手親熱和小心地把原子彈壓在胸前，而

另外一隻手，塗滿了朝鮮人民的鮮血，妄圖絞殺朝鮮。一個勞動者由於人類的基本禮節和單純的嫌惡感，是不會再握這樣的手的。

至於在一個領導國家的人缺乏像天才那樣的特點，這是只會引起許多頌揚「中等的人」、「中庸」或者，說得簡單些，平凡的美國人的高興的，不過，美國人不能忘記一件事實：信奉法西斯主義的德國人當時對於他們的「元首」只是「一個普通人」，或者擺擺只是一備上等兵這件事，所感到的高興並不下於現在的那些美國人。

我們知道，這個胆敢瘋狂地幻想世界統治的「普通的德國上等兵」的庸俗的統治，使人類經受怎樣的遭遇。

美國資產階級的新聞記者硬說：杜魯門「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個謎」。

不，不是！全體正直的人們早就已經猜透了這個「謎」。對於全世界的勞動者，包括美國的勞動者，要是杜魯門不在白宮，而在外祖母的農場裏，事情就要好得多、安全得多了。在外祖母的農場裏他可以在空閑的時候查查家譜，和做些別的事情。即使退一百步說，如果他坐在雜貨鋪的櫃台後面，賣賣寬緊帶和女人的小梳，那樣也要好一些。

可惜，根據資本大王們的命令，惡毒的庸才目前在統治着美國。美國的億萬富豪們——摩根、杜

邦、洛克斐勒和梅隆等，——一輩子在黑暗中進行自己的陰謀活動，他們害怕白天的光亮和工人們的誠實眼睛，他們不需要偉人，不需要天才，而需要白宮裏的忠實奴僕，——他根據眉毛的一動，就能夠猜到主人最微細的願望。一個奉行命令的、聽話的奴僕，自然值得鼓勵：所以根本受收買的資產階級報紙用各種調子來稱讚杜魯門，竭力拍他的馬屁。

杜魯門把奴僕的忠心獻給主子們：他想把偉大的中國、朝鮮、越南放在主子的腳前。他想把整個地球放在主子的腳前，但是魔掌太短，而全世界反對戰爭、反對原子彈的人民是不會讓他橫行的！

「模範的家庭成員」——美國資產階級報刊那麼描寫杜魯門。

當杜魯門當選美國副總統的時候，攝影記者請求他在擴音機前留影。「瑪格麗特，」杜魯門向自己的女兒說，「你去把媽媽帶來，我們一起再來照一次相。」

這用說嗎，是一張田園風光的照片！但是請看——印在前綫膠捲上的另外一張照片：在朝鮮的地面上躺着一個被杜魯門的炸彈碎片所撕裂的年青的朝鮮母親。她的衣服浴着血。成了孤兒的嬰孩還在吮吸着她那僵硬的乳頭……試想，「米蘇里來的君子」一分鐘也不閉上眼睛，故意不想像一下：在地面上仰天臥着他死去的老婆，而小小的瑪格麗特則在吮吸她那僵硬的乳頭……這超過他的理解，這是只有人才會領會的。

他，——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當過剛勇的勤務官，——恐怕會咬緊牙齒說：「戰爭就是戰爭」，或者別的這一類話，不過任何話句都不是可以拯救一切的盾牌，它不能隱藏也不能逃避重大的責任，或者應得的懲罰。

不論何時何地都不能逃避！

爲了美國武裝干涉朝鮮所造成的千萬無辜的犧牲，不但麥克阿瑟之流的血腥刽子手和一切瘋狂地、野獸一樣殘殺朝鮮和平居民的人們是有罪的，而且罪魁禍首還是華爾街和它的忠實走狗杜魯門。他們向哪裏逃避各國人民的公正裁判？人類良心和光榮的法庭是不知道寬恕的！

在美國的政治界裏大家記得一九四四年十月，在霍斯托夫的報紙上曾經公佈可靠的證明材料，根據該項材料知道杜魯門原是三K黨的黨員。其中之一的證明是居住在密蘇里州金斯威爾的民主黨員李·愛倫所供給的。李·愛倫擔任過各種不同的國家職務。在他的證明裏說：「由於在一九二二——一九二三年時我是密蘇里州印第本登斯三K黨「獨眼怪」小組的一員，同時由於我領導這個小組，我知道其中大多數的組員，我莊重地證明：在一九二二年，哈里·杜魯門曾經申請加入密蘇里州的三K黨組織。」

一個十八年來一直跟杜魯門母親住在隔鄰的叫做霍特爾德作了以下的證明：